

# 明清散文精选

郭预衡

编选

江苏古籍出版社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散文精选/郭预衡编选. —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 2002.8

(名家视角丛书)

ISBN 7-80643-664-2

I. 明... II. 郭... III. 古典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明清时代 IV. I2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4751 号

## 明清散文精选

---

编 选 者 郭预衡

责任编辑 周立波

---

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

发行部电话 025—3223462

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:210009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---

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

印 刷 者 盐城市印刷厂

开 本 大 32

印 张 6.25

字 数 138 千字
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80643-664-2/1·158

定 价 12.00 元

---

(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、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## 前 言

明清文学,在今天看来,小说为最;但在当时,士人所重者,仍在文章。因此,从历史上看,明清之文,不仅作者甚多,数量甚富,而且流派层出,为前代所未有。

当然,一般说来,明清之文,成就之高,不及先秦、汉魏、唐宋几个时代,但也自有特点,不可一概而论。

以明代而言,在不同的历史阶段,便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文章。

例如开国之初,大乱始平,人心思治,几个易代之际的人物,如宋濂、刘基等,都有歌颂新朝的文章。其中宋濂所作,是最有代表性的。杨维桢为《宋学士文集》作序所称道的“馆阁之文”,多属这类作品。其中的《阅江楼记》,就是善歌善颂的文字。

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最合时宜的。虽写阅江一楼,却反映了国家初建,百废俱兴,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。虽属颂圣,却非凭空虚构。李慈铭说:“金华文气,从容而博大,故有明推为一代之冠。”可能即指这样的文章。当然,李慈铭又说:“然颇乏精彩,故罕警策可传诵者。”这话说得不错。自古以来,歌颂之文,精彩者本来不多,可传诵者为数亦少。宋濂此文,比较起来,尚属可读之作。此文之外,还有《秦士录》、《东阳马生序》等,也都为世所称。

与宋濂并称的刘基,精彩之作,是写于元末的《郁离子》



讽刺时弊，很有特色。但入明以后，所撰歌颂之文，亦乏精彩。如《甘露颂》之类，无足称者。

在宋濂、刘基之后，政治形势开始变化，大狱屡兴，人不自保。法禁日严，言路日窄，连颂圣之文也难写作。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，便产生了台阁之文。作者有杨荣、杨溥、杨士奇等。这类文章，不仅颂圣，而且粉饰太平。黄茅白苇，更不足称。

在这以后，一些文人学者对于现实，日渐不满，对于台阁之文，亦多不满，于是产生了李梦阳、何景明等“七子”的复古之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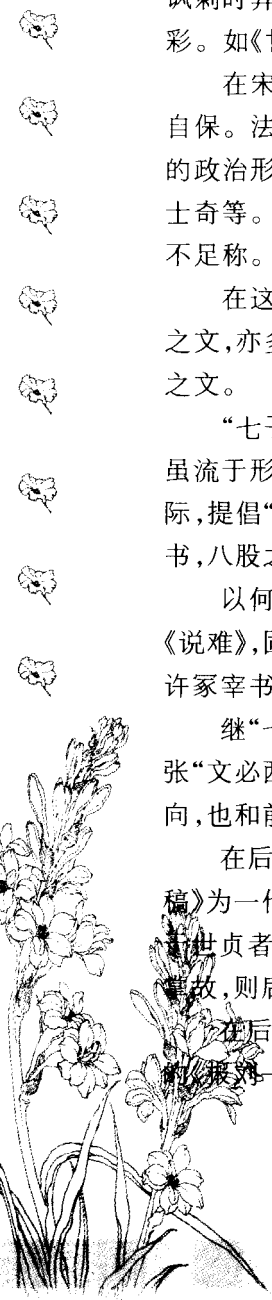
“七子”在文学上主张复古，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政。复古虽流于形式，原因却在不满现实。况且，正当八股文盛行之际，提倡“文必秦汉”，使一些学子知道“《四书》之外，尚有古书，八股之外，尚有古文”。这在当时，亦未可厚非。

以何景明为例，他虽有拟古之作如《敌中篇》，步趋韩非《说难》，固不足取，但他另有一些文章如《上杨邃庵书》、《上许冢宰书》等，却既有气势，又有感情；既有辞采，又有胆识。

继“七子”之后，又有李攀龙、王世贞等后“七子”，他们主张“文必西汉”，也是提倡复古。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政治倾向，也和前“七子”一样。

在后“七子”中，王世贞的著作甚富，所撰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为一代巨著。《四库提要》说：“考自古文集之富，未有过于世贞者。其摹秦仿汉，与七子门径相同；而博综典籍，谙习典故，则后七子不及，前七子亦不及，无论广续诸子也。”

在后“七子”之文中，王世贞的《题海天落照图后》、宗臣的《报刘一文书》，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。



与“七子”对立的作者，有所谓“唐宋派”。所谓“唐宋派”，是从嘉靖年间王慎中提倡欧、曹之文，唐顺之编选八家之文开始的，其后茅坤、归有光继起，于是形成了一个流派。

唐顺之是个“于学无所不窥”的作者。他的《答茅鹿门书》是一篇很有见解的文章，《任光禄竹溪记》也是颇为传诵的作品。

此派文章最为世称的作者是归有光。归有光为文是学《史记》的，其记叙之文如《先妣事略》、《项脊轩志》、《寒花葬志》等，最为传诵。但与此同时，他还另有一类值得重视的文章，有些关心吏治民情的文章如《送昆山县令朱侯序》、《送县大夫杨侯序》以及《长兴县编审告示》等，别有特色，从中可见他并非只是撰写家人父子之情、身边琐事的作者。

明代中叶以后，国家衰象日增，社会危机日重。加以商品经济发展，资本主义萌芽，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都有新的变化。这时思想界出现了李贽，文学方面则出现了公安派、竟陵派的一批作者。

公安派袁宏道兄弟三人，为文主张“独抒性灵”，反对“七子”之复古拟古。明代文章至此乃发生开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化。

三袁之中，袁宏道又是成就最高、影响最大的。他为人主张“适世”，为文自由潇洒。例如《雨后游六桥记》、《孤山》、《满井游记》以及一些短简、尺牍，都是闲适的作品。但他为人也非完全不问世事，例如他的《监司周公实政录序》、《送范陵周信入觐序》等，就是颇为关心世道的作品。其中有愤慨，也有不平。

稍后于公安派的竟陵派，与公安派同样反对复古，



谭元春等作者又以“幽深孤峭”来矫公安派为文伤浅之弊。其成就不及公安,却也自有特点。

到了明代晚期,面临国破家亡,袁宏道等人所追求的适世之文,已经难于再写下去了。张岱生于此际,便写出了挽歌似的小品。他的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等,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。他有《自作墓志》一文,很能说明此时的写作背景:“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纷华,……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,避迹山居。所存者破床碎几,折鼎病琴,与残书数帙,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,常至断炊。回首二十年前,真如隔世。”就是在这景况之下,他写出了许多“梦忆”、“梦寻”一类的文字。

与张岱这类作者相反,晚明也出现了另一派用世的作者,主要有张溥、张煌言、夏完淳等。

张溥等人参加了现实的政治斗争,文学上反对公安派的“性灵”和“适世”。主张恢复古学,务为有用。为文力矫公安之失,而开此后“经世致用”之风。张煌言、夏完淳等从事抗战救亡,为文别具特色。

清初之文,是承袭了“经世致用”之风的。

当明清易代之际,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等,惩于明末士风、文风之弊,却讲“经世致用”。三人入清却不入仕。顾炎武跋涉山川,载书自随,自谓“九州历其七,五岳登其四”。“百家之说,粗有窥于古人;一卷之文,思有裨于天下”。所著《日知录》,学风、文风,都与明季不同。至如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、王夫之的《读通鉴论》、《宋论》等,也都有新的时代特征。

但是,清代亦如明代,开国之后,政治形势亦有变化。出于统治需要,文化专制更甚于明代。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,



文字狱接连不断,为文著作,相当危险。这对于此后文章的发展变化,影响甚大。特别是戴名世的《南山集》案以后,文人秉笔,不可能再像清初那样“纵论唐宋,搜讨前明遗闻”了。

这时最合时宜的,是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的文章。

方苞曾因《南山集》案而牵连入狱,被释之后,“惊怖感动”,在《两朝圣恩恭记》中说:“欲效涓埃之极。”于是为文提倡“义法”,主张“阐道翼教”。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写出来的。其中《狱中杂记》、《左忠毅公逸事》等篇,是“阐道”较少、传诵较广的文字。

在方苞之后,桐城派的另一个重要作者是刘大櫟。刘大櫟为文,主张“明义理,适世用”。这和方苞的“阐道翼教”立意相同。他又进而讲究“行文之道”,讲究“神气”,对于文章的音节字句是很下功夫的。他的文章也确有功力。

在刘大櫟之后,桐城派一个更重要的作者是姚鼐。姚鼐生当清儒考证之学甚盛之时,又当义理之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之日,他提出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者并重;而且在刘大櫟所提的“神气”之外,又提出“神理气味,格律声色”,以及“阳刚”、“阴柔”等等,于是桐城派的文章理论乃更臻完备。他的《登泰山记》就是义理、考证、文章三者结合的典型作品。

在姚鼐以后,桐城派的作者,代有其人:方东树、管同、刘开、梅曾亮、吴敏树,以至曾国藩、薛福成、吴汝纶等,一脉相承。姚鼐在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中曾说:“天下文章,其出于桐城乎!”就占统治地位的文章而言,这话说得不错。桐城派之外,乾、嘉时期,也还有另一派作者。如恽敬、张惠言等,其为文蹊径,与桐城派颇有不同。还有几个不立宗派而亦自有特色的作者。例如郑燮,不以文名,而文章新颖,又和



全祖望,虽然生在乾隆盛世,而为文却有清初之风。所撰《梅花岭记》,和方苞的《左忠毅公逸事》相比,思想和文风,都有差异。还有袁枚,为文反对桐城派,而接近公安派。再有汪中,为文却上宗汉魏,愤世嫉俗,颇有冯衍、刘峻的遗风。在乾隆年间而写这样的文章,更与桐城派倾向不同了。

到了鸦片战争前后,社会发生了更新的变革,这时又出现了更新的作者。

龚自珍生当嘉庆、道光之世,为学倾向今文学派,为文参以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庄》、《列》和佛典,更与桐城派的“义法”不同。所撰《京师乐籍说》、《病梅馆记》、《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》等,从思想到文风,都有崭新的时代特色。

再到清朝末年,易代之际,社会变动更大,学风变化亦大。这时又涌现了章太炎、梁启超等新一代的作者。梁启超在新的思潮影响下,创为新体文章,更彻底地打破了桐城“义法”。“纵华所至不检束”,“笔锋常带情感”,文风为之大变。

当然,文章更为彻底的变化,是在辛亥革命之后。此是后话,这里不多说了。





# 目 录

明

宋 濂

阅江楼记 ..... ( 1 )

送东阳马生序 ..... ( 4 )

刘 基

狙公 ..... ( 8 )

卖柑者言 ..... ( 10 )

方孝孺

越巫 ..... ( 13 )

王守仁

瘞旅文 ..... ( 15 )

何景明

上冢宰许公书 ..... ( 19 )

归有光

先妣事略 ..... ( 23 )

项脊轩志 ..... ( 26 )

长兴县编审告示(节选) ..... ( 29 )

唐顺之

任光禄竹溪记 ..... ( 3 )

宗 臣

报刘一丈书 ..... ( 3 )



王世贞

题海天落照图后 ..... ( 39 )

李 贽

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..... ( 43 )

汤显祖

牡丹亭记题辞 ..... ( 46 )

袁宏道

满井游记 ..... ( 49 )

徐文长传 ..... ( 51 )

孤山 ..... ( 55 )

钟 惺

浣花溪记 ..... ( 57 )

徐宏祖

游黄山日记(后) ..... ( 61 )

张 岱

柳敬亭说书 ..... ( 67 )

西湖七月半 ..... ( 69 )

张 溥

五人墓碑记 ..... ( 73 )

张煌言

贻赵廷臣书 ..... ( 78 )

夏完淳

狱中上母书 ..... ( 83 )

黄宗羲

原君 ..... ( 87 )

**顾炎武**

与友人论学书 ..... ( 92 )

**侯方域**

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..... ( 98 )

**王夫之**

自题墓石 ..... (103)

**魏 禧**

大铁椎传 ..... (106)

**唐 甄**

室语 ..... (110)

**戴名世**

醉乡记 ..... (115)

**方 苞**

狱中杂记 ..... (118)

左忠毅公逸事 ..... (124)

**郑 燮**

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..... (128)

**刘大櫟**

无斋记 ..... (132)

**全祖望**

梅花岭记 ..... (135)

**袁 枚**

黄生借书说 ..... (140)

**姚 鼐**

登泰山记 ..... (148)

**彭端淑**

为学一首示子侄 ..... (147)

**汪 中**

经旧苑吊马守贞文 ..... (150)

**张惠言**

送恽子居序 ..... (155)

**龚自珍**

病梅馆记 ..... (158)

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..... (160)

**曾国藩**

原才 ..... (165)

**薛福成**

观巴黎油画记 ..... (168)

**章炳麟**

革命军序 ..... (171)

**梁启超**

少年中国说 ..... (176)



## 宋 濂 (1310—1381)

字景濂，号潜溪，浦江（今浙江义乌）人。曾受学于元末吴莱、柳贯、黄溍等，隐居著书。明初，应聘任江南儒学提举，历官翰林院学士、礼部主事等。晚年辞官。因长孙列入胡惟庸党，濂被贬茂州，死于途中。濂为明初文章大家，“雍容浑穆”，为世所称。著有《宋学士文集》等。

### 阅江楼记<sup>①</sup>

金陵为帝王之州，<sup>②</sup>自六朝迄于南唐，类皆偏据一方，无以应山川之王气。<sup>③</sup>逮我皇帝，定鼎于兹，<sup>④</sup>始足以当之。由是声教所暨，<sup>⑤</sup>罔间朔南；<sup>⑥</sup>存神穆清，<sup>⑦</sup>与道同体。虽一豫一游，<sup>⑧</sup>亦思为天下后世法。

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，<sup>⑨</sup>自卢龙蜿蜒而来。<sup>⑩</sup>长江如虹贯，蟠绕其下。上以其地雄胜，诏建楼于巅，与民同游观之乐。遂锡嘉名为“阅江”云。<sup>⑪</sup>

登览之顷，万象森列，千载之秘，一旦轩露。岂非天造地设、以俟大一统之君，<sup>⑫</sup>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？

当风日清美，法驾幸临，<sup>⑬</sup>升其崇椒，<sup>⑭</sup>凭阑遥瞩，必悠然而动遐想。见江汉之朝宗，<sup>⑮</sup>诸侯之述职，



之高深，关厄之严固，<sup>⑮</sup>必曰：“此朕沐风栉雨、<sup>⑯</sup>战胜攻取之所致也。”中夏之广，<sup>⑰</sup>益思有以保之。见波涛之浩荡，风帆之上下，番舶接迹而来庭，蛮琛联肩而入贡，<sup>⑱</sup>必曰：“此朕德綏威服，覃及外内之所及也。”<sup>⑲</sup>四陲之远，<sup>⑳</sup>益思所以柔之。<sup>㉑</sup>见两岸之间、四郊之上，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，<sup>㉒</sup>农女有捋桑行馐之勤，<sup>㉓</sup>必曰：“此朕拔诸水火、而登于衽席者也。”万方之民，益思有以安之。触类而推，不一而足。臣知斯楼之建，皇上所以发舒精神，因物兴感，无不寓其致治之思，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？

彼临春、结绮，<sup>㉔</sup>非弗华矣；齐云、落星，<sup>㉕</sup>非不高矣。不过乐管弦之淫响，藏燕赵之艳姬。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，臣不知其为何说也。虽然，长江发源岷山，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，<sup>㉖</sup>白涌碧翻，六朝之时，往往倚之为天堑；<sup>㉗</sup>今则南北一家，视为安流，无所事乎战争矣。然则，果谁之力欤？逢掖之士，<sup>㉘</sup>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，当思帝德如天，荡荡难名，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周极。<sup>㉙</sup>忠君报上之心，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？

臣不敏，奉旨撰记，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，<sup>㉚</sup>勒诸贞珉。<sup>㉛</sup>他若留连光景之辞，皆略而不陈，惧亵也。<sup>㉜</sup>

### 【注释】

⑮本文选自《宋学士文集》卷二。为应制之作。 ⑯金陵：今南京市。原战国楚地，明太祖建都于此，改称南京。 ⑰王气：指帝王



成功创业的祥瑞之气。④定鼎:指定都。史称禹铸九鼎,夏商周三代皆以为传国之宝,视为国祚的象征。⑤暨:至。⑥罔间朔南:不分南北。⑦存神:存其精神。即下文“发舒精神”之意。穆清:指天。连下句是说皇帝存养精神,与天道一致。⑧一豫一游:指巡游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:“夏谚曰:吾王不游,吾何以休;吾王不豫,吾何以助。”⑨狮子山:在南京市外。⑩卢龙:卢龙山在今江苏江宁县西北。⑪锡:赐。⑫大一统之君:此指明太祖朱元璋。⑬法驾:皇帝的车驾,亦称法车。⑭椒:山椒,即山顶。⑮江汉之朝宗:《尚书·禹贡》:“江汉朝宗于海。”百川以海为宗,故云。又指诸侯朝见帝王。下句“诸侯之述职”,与此意同。述职犹今所谓“汇报工作”。⑯厄:险固之地。关厄连用,指关塞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“闭关据厄。”⑰沐风栉雨:即栉风沐雨。⑱中夏:此指全国地域。⑲蛮:古称南方民族。琛(chēn,音瞢):珍宝,此指贡品。⑳覃:延。㉑陲:边陲。㉒柔:怀柔。㉓鞬(jūn,音军):手足皮肤冻裂。㉔捋(luō,音啰):采。本作“将”,据四库本《文宪集》改。馐(yè,音叶):给田里耕作的人送饭。㉕临春、结绮:皆阁名。南朝陈后主建临春、结绮、望春三阁,自居临春,张贵妃居结绮,龚、孔二贵嫔居望春,均有复道交相往来。㉖齐云:楼名,唐曹恭王所建。元末朱元璋攻克平城,张士诚群妾焚死于此。落星:亦楼名,三国吴嘉禾元年所建。二楼故址均在江苏。㉗委蛇:或作逶迤,连绵曲折之状。㉘天堑(qiàn,音欠):天然的堑坑。南朝诸国曾以长江为天然险阻。㉙逢掖:宽袖之衣,古代儒者所服。㉚神禹疏凿之功:指禹治水之功。㉛宵旰(gàn,音干):宵衣旰食,早起晚食,指勤于政务。㉜勒:刻。贞珉:指碑石。褻:秽,此指有失典雅。

### 【品评】

《明史·宋濂传》称宋濂:“为文醇深演迤,与古作者并。”



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，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，四裔贡赋赏劳之仪，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，咸以委濂，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。”作为一代“开国文臣之首”，宋濂曾经奉旨写过许多文章。《阅江楼记》是其中著名的一篇。

作为楼阁之记，写法本来不拘一格，但应制之作，则不免歌功颂德。尤其是作者秉笔之时，正当明朝开国之初，其歌颂新朝，自当不遗余力。

文章从山川王气写起，歌颂朱元璋开国定鼎之功，从而指出，天下一统，不同于南朝之偏据一隅；其起建“阅江”一楼，亦不同于前朝之耽于游观。一豫一游，不忘与民同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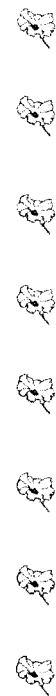
文章设想皇帝登楼，必然产生三种“遐想”，一是看到“中夏之广”，必然“益思有以保之”。二是看到“四陲之远”，必然“益思有以柔之”。三是看到“万方之民”，必然“益思有以安之”。总之，“因物兴感”，并非流连光景，“无不寓其致治之思”。

在这以下，又联想到古来的临春、结绮、齐云、落星诸楼，虽极一时之盛，而转瞬之间，却不免“感慨系之”。历史垂戒如此，亦值得深思。

文章主要是歌功颂德的，但字里行间又寓有规讽之意，庄重典雅，委婉含蓄，是一篇写得颇为得体的应制文字。宋濂在明初作者中，号称“开国派”，这样的文章也可以说是“开国派”的典型作品。

## 送东阳马生序<sup>①</sup>

余幼时即嗜学，家贫，无从致书以观；<sup>②</sup>每假借于藏书之家，手自笔录，计日以还。天大寒，砚冰坚，手





指不可屈伸，弗之怠。录毕，走送之，不敢稍逾约。以是人多以书假余，余因得遍观群书。既加冠，<sup>③</sup>益慕圣贤之道，又患无硕师、名人与游，<sup>④</sup>尝趋百里外，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。<sup>⑤</sup>先达德隆望尊，门人弟子填其室，未尝稍降辞色。<sup>⑥</sup>余立侍左右，援疑质理，<sup>⑦</sup>俯身倾耳以请。或遇其叱咄，<sup>⑧</sup>色愈恭，礼愈至，不敢出一言以复；俟其欣悦，则又请焉。故余虽愚，卒获有所闻。

当余之从师也，负篋曳屣，<sup>⑨</sup>行深山巨谷中，穷冬烈风，大雪深数尺，足肤皲裂而不知。至舍，四肢僵劲不能动。媵人持汤沃灌，<sup>⑩</sup>以衾拥覆，久而乃和。寓逆旅主人，<sup>⑪</sup>日再食，无鲜肥滋味之享。同舍生皆被绮绣，戴朱缨宝饰之帽，腰白玉之环，左佩刀，右备容臭，<sup>⑫</sup>烨然若神人。<sup>⑬</sup>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，<sup>⑭</sup>略无慕艳意。以中有足乐者，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。<sup>⑮</sup>盖余之勤且艰若此。今虽耄老，<sup>⑯</sup>未有所成，犹幸预君子之列，<sup>⑰</sup>而承天子之宠光，缀公卿之后，<sup>⑱</sup>日侍坐，备顾问；四海亦谬称其姓名，况才之过于余者乎？

今诸生学于太学，<sup>⑲</sup>县官日有廩稍之供，<sup>⑳</sup>父母岁有裘葛之遗，<sup>㉑</sup>无冻馁之患矣，坐大厦之下而诵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无奔走之劳矣；有司业、博士为之师，<sup>㉒</sup>未有问而不告、求而不得者也；凡所宜有之书，皆集于此，不若余之手录、假诸人而后见也。其业有不精、德有不成者，非天质之卑，<sup>㉓</sup>则心不若余之专耳，岂他人之过哉？

